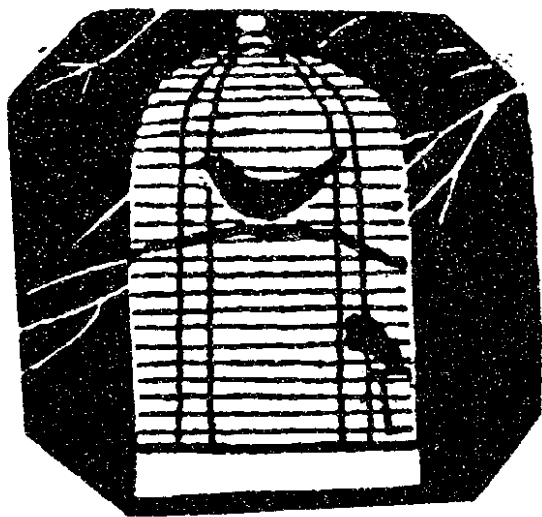


金聖嘆尺牘



海上
大通圖書社
印行

才子尺牘

金聖嘆書牘目錄

金聖嘆小史

與王斲山

與徐子能

與徐子能

與西堂總持法師

與許庶庵

與長文伯父

與徐翼雲

與長文伯父

金聖嘆尺牘

目錄

與沈方思

與周計百

與顧祖頌等

與王勤中

與沈匡來

與韓貫華

與任昇之

與任昇之

與徐子能

一

與顧掌丸

與王斲山

與吳稽蒼

與許庶庵

與王斲山

與戴雲葉

與邵蘭雪

與熊素波

與殷嘉生

與許祈年

與沈文人

與史夔友

與季日接

與高元丹

與高元丹

與陳爾牧

與陳漢瑞

與許孝酌

與顧尼備

與楊雲珮

與雲在開雲二法師

與沈鴻章

與陳世則

與徐綏之

與徐綏之

與任昇之

與稽永仁

與韓藉琬

與韓藉琬

與王斲山

與王輪中

與魏增禧

與許庶庵

與許庶庵

與章靜宜

與顧祖頌

與蔡九霞

與閔康社

與王斲山

與王斲山

與陸子載

與劉生三

與張原田

與許人華

金聖嘆尺牘

目錄

與許升年

與韓貫華

與任昇之

與顧掌丸

與李東海

示雍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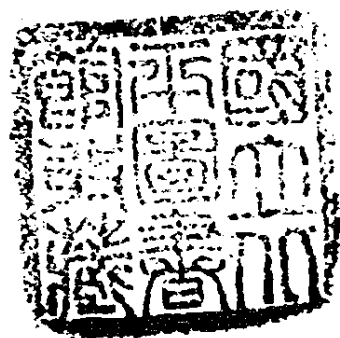
示雍兒

留別家人

才子
尺牘

金聖嘆書牘

金聖嘆小史



聖嘆本姓張，名采，後從其舅家姓，乃改爲金。名喟，字若采。號曰聖嘆。長洲人，生于明清絕續之際，相傳其父亦一宿儒，供奉孔子像于書室，早晚拜謁，事之最虔。一日忽聞室中喟嘆聲大作，循聲視之，則發于孔子像，正驚顧間，忽家人報夫人舉一雄。其父知此子有異，遂名之曰聖嘆，特以誌異兆，亦所以警之也。先生生有異表，倜儻不羣，少補長洲博士弟子員，後值歲試，以文章怪僻被黜，遂又改名人瑞，後被拔爲吳邑庠生。先生行多奇異，文亦恣肆，其軼事吳人至今能道之，先生亦以此而終不見用。當先生被黜歸，私謂其婦曰：聖嘆不才

見黜，何以對其婦？子暫歸寧，我當發奮，幸而得售，復當逆子。婦知其怪僻，亦遂允之。已而果入庠，乃備彩輿鼓樂，迎其婦歸，重行婚禮。笑謂人曰：入學做親，此樂誠無極也。人有奇聖嘆之才者，思有以難之，乃畫一圓圈爲題，先生遽答曰：聖人未言之前，先有此圓圈也；圓圈者何？無極之象也。難者乃謝過。又某年試畢，先生于酒樓遇童生之與試者，各背誦已作，互相稱譽。先生詢試題，某生告之，且背其所作四十不動心一篇，請先生評量。先生笑謂之曰：文則佳矣，惜收筆似嫌不足，請爲子補之。乃朗聲誦曰：大總裁退堂而進，小夫人環珮以迎，試問大總裁于此動心否乎？聞者絕倒。蓋主試者年尙未及四十也。先生嘗與友人同赴秋闈，友輩皆孜孜于書卷，而先生則徜徉街頭，縱酒如平日，後竟以酒醉而誤闌期，蕭然歸吳下，亦不措意。先生好飲，飲必狂醉，某日就村店飲，醉後逕入主婦之室，據床酣臥，店主歸見之，疑婦之私，擬執之，先生醒，輒怒詈曰：何

物狂奴，敢擾人清夢耶？店主聞聲諦視，乃曰：是金先生耶？小人誤矣！蓋彼固深知先生之品性者也。其放誕詼諧，類多如此。先生以生性疎放，不能見用之故，乃退而著書，嘗言古今才子之書，惟莊子、離騷、史記、杜詩、水滸、西廂記、六書，皆爲之批定。而水滸西廂記二書，尤爲世人所愛讀，故羣流爭仰，士無雅俗，無有不知金聖嘆其人者。某歲試，主者以關節斂資，先生聞而大恨曰：大成殿宜供財神矣。乃約友數人，擬將吳中所有之財神，悉以昇置文廟，其至友等恐肇大禍，設法勸阻之，先生乃大哭，三日不食。事雖未行，而傳說者已衆，當軸者亦有所聞，而禍機乃由此伏矣。後倪鳳賓哭廟之獄，當軸者竟廣事羅織，株連者共十有七人，而先生亦在其內，煅煉成獄，危詞報于上，而竟將此十七人論斬，且籍其家，家族則發遠邊，于是平聖嘆先生竟坐是而被難焉。嗚呼！專制時代之黑暗，賊吏設阱陷人之無所不用其極，亦于此可見矣。當先生臨難之時，曾留

書其家人云：「殺頭至痛也，籍沒至慘也，而聖嘆以一身兼之，豈偶然哉？然一殺頭而百慮齊捐，一籍沒而萬緣俱寂，既免臥病床第，轉側呻吟，又免遺金剩產，貽害子孫，人徒知其慘痛，我則覺其爽利。青霜過頸，痕迹全無，此或大丈夫有求之而不可得者，而聖嘆竟于無意中得之，豈不快哉？豈不快哉？」玩其無意中得之一語，則可見先生之死，實冤誣也。先生有子一名雍，先生于扶乩之時，偶請乩仙人爲題號，乩書斷牛二字，遂以爲字，然終不解其故。及先生遭難，妻子戍寧古塔，其居室之後，有斷碑一方，發而視之，僅存一牛字，始悟乩仙有前知，故題斷牛二字。嗚呼！此亦所謂數有前定耶？

與王斲山

松樹子，便已如法種訖，今初離立如人也。誠得天假弟二十年，無病無惱，

開眉喫飯，再將胸前數十本殘書，一批注明白，卽是無量幸甚，如何敢望老作龍鱗歲月哉？謝謝尊教，諷弟注書，當以世說劉孝標爲最勝者，此語人所同習，弟豈不聞！但弟今愚意且重分解，分解本是唐律詩中一定平常之理，何足嘵嘵多說，特無奈比來不說既久，驟說便反見怪。故弟不避醜拙，試欲盡出唐人諸詩，與之逐首分之；然則先生謂弟與唐人分解則可，謂弟與唐人註詩，實非也。王摩詰十二首先馳覽。頗洞照愚意之所存，其辭則皆兒子之所筆受，最似荒略，宜應稍加潤澤，然而弟意則都不在此。

與徐子能

昨道樹有手札，微諷弟註書應如劉孝標。昔李北海以其尊人諱善所註文選，未免釋事忘義，乃更別自作註，一一附事見義，尊人後見而知不可奪也。

因而與已書兩行之。今弟亦不敢詆劉之釋事忘義，亦不敢謂己之附事見義，總之弟意只欲與唐律詩分解。解之爲字，出莊子養生主篇，所謂解牛者也。彼唐律詩者有間也。而弟之分之者無厚也。以弟之無厚，入唐律詩之有間，猶牛之譟然其已解也。知比日選詩甚勤，必能力用此法。近來接引後賢，老婆心熱，無逾先生者，故更切切相望！

與徐子能

昨在葑溪浮橋邊，忽然有人問某分解委是如何，某遽答以開弓放箭之喻。云前解如弓來體，後解如弓往體。蓋弓來體，在初拽開時，眼之所注，箭之所直，更無旁及，而後引之而必至於滿也。今一二正如初拽開時之眼之所注，箭之所直，更無旁及也；三四不過如引之而必至於滿也。弓往體在既放箭後，其

所到處，必中要害，而時亦有不得中要害者，則其既滿臨放之時，手法之異也。今七八正如箭到之必得中要害也。五六則如既滿臨發之時之手法也。此喻最是快意。

與西堂總持法師

法師常說比丘入定相貌，弟子目今與唐律詩分解，恰恰正如其事。蓋比丘入定，必須奮迅而入，出則必須安庠而出。今律詩之一二正是其奮迅，三四正是其深住定中，五六正是其安庠求出，七八正是其已出定來也。蓋一二如不奮迅，卽三四決不得深住定中。乃五六如不安庠求出，卽七八亦更無從出之處。弟子目今所以只說得兩句話，兩句話者，一句是一二必要奮迅而入，一句是五六必要安庠而出，此亦從法師邊學得，絕非別有異事也。將暑，伏維法

體珍重萬萬。

與許庶庵

昨讀尊教云：詩在字前，此只一語，而弟聽之直如海底龍吟，其聲乃與元化合併，豈復章句小兒所得模量哉？感激感激！弟因而思蒼帝造字，自是後天人工，若詩乃更生天生地，設使頤洞之初，竟復無詩，則是天地或久矣。其已歇也，但今詩莫盛於唐，唐詩莫盛於律，世之儒者不察。猥云唐律詩例必五字爲句，或七字爲句，八五則四十字，八七則五十六字，其意殆欲便認此四十字與五十六字爲詩也者。殊不知唐詩之字，固蒼帝之字，若唐詩之詩，固蒼帝已前頤洞之初之詩也。或者又疑唐詩氣力何便遂至於此，則吾不知尊教所云字前之詩，又指何詩哉？弟比者實曾盡出有唐諸大家名家，反覆根切讀之，見其

爲詩悉不在字，悉復離字別有其詩，因而忽然發興，意欲與之分解，或使後世之人不止見唐詩之字，而盡得見唐詩之詩，亦大快事！然又自顧身手無力，胡便得濟，仰望援接，乃非一端。

與長文伯父

詩非異物，只是人人心頭舌尖，所萬不獲已，必欲說出之一句說話耳。儒者則又特以生平爛讀之萬卷，因而與之裁之成章，潤之成文者也。夫詩之有章有文也，此固儒者之所矜爲獨能也，若其原本，不過只是人人心頭舌尖，萬不獲已，而必欲說出之一句說話，則固非儒者之所得矜爲獨能也。承示新作，便欲入許用晦之室矣。

與徐翼雲

承問唐律詩之律字；此爲法律之律，非音律之律也。自唐以前，初無此稱，特是唐人既欲以詩取士，因而又出新意，創爲一體，二起，二承，二轉，二合，勒定八句，名曰律詩。如或有人更欲自見其淹瞻者，則又許於二起二承之後，未曾轉筆之前，排之使開，平添四句，得十二句，名曰排律，此皆自古以來之所未有，而爲唐之天子之所手自定奪者也。當時天下非無博大精深之士也。然而一皆類首其中，兢兢不敢或畔，於是以其爲一代煌煌之令甲也，特尊其名曰律。排律則直用排闥之排字，甚言律詩八句之中間，其法度適而緊，婉而緻，甚非容易之所得排也者，則排之爲言，乃用力之字也。此政如明興之以書義取士也，明祖既欲屈天下博大精深之士，一皆類首肆力於四子之書矣，既而三年

試之，則又自出新意。創爲一體，一破，一承，一開，四比，一時天下之士，其說四子之義，縱有至於明若日月，浩若江河者，如苟不用其法度，斯司衡者不得而妄收，求試者亦不得而妄干也。於是以其爲一代煌煌之令甲也，特尊其名曰制。言義固四子之義，而制乃一王之制也。夫唐人之有律詩之云，則猶明人之有制義之云也。必若混言此或音律之律，則凡屬聲詩，孰無音律，而顧專其稱於近體八句也哉？深秋，當過西晚村，爲先生詳說其事，且便欲奉托。

與長文伯父

予曾戲喻比來說唐律詩者，極似窮措大闖入豪貴人家酒席，歸而向其鄉里私數之也。曰：今早我曾擾得某人，甚是厭飫，一碗是東坡之豬，一碗是右軍之鵝，一碗是魯望之鴨，一碗是張翰之鱸。除此四碗之外，方論兩頭設放小

菜，亦俱是早韭晚菘，別樣名蔬，不似我家惡草具也。此豈不好笑？

與沈方思

先生亦試思文人除不動筆卽已耳；文人纔動筆，便自眼底胸前，平添無數高深曲折，此殆非數十百行之得以速了者也；而如之何乃以八句相限？今限之以八句，而彼仍得極盡其眼底胸前之無數高深曲折者，祇賴分前分後，則雖一寸之闊之紙，而實得以恣展其破空之行故也。如曰不分，則是令其眼底胸前，所有高深曲折，悉不得以少伸也。不則是其眼底胸前，乃曾無有高深曲折也。

與周計百

承惠硯材，便付好手人開斲去矣。後來凡有點註，請皆從此硯出，不敢沒知己之盛心也。感謝感謝！弟看唐律詩，其一二起時，不惟胸中早有七八，其筆下亦早自有七八，弟因悟其因有七八，故有一二也。七八如不從一二趁勢，固是神觀索然；然一二如不從七八討氣，直是無痛之呻吟也。來教正與鄙意如掌中書字，獨奈隔此數千里何？

與顧祖頌等

詩與文，雖是兩樣體，却是一樣法。一樣法者，起承轉合也；除起承轉合，更無文法，除起承轉合，亦更無詩法也。學作文，必從破題起，學作詩亦必從第一二句起，從第一二句起方謂之詩，爲其有起承轉合也；不見人學作文，却先作中二比也。

與王勤中

一詩也，有人讀之而喜，有人讀之而悲者；則以一詩通身寫喜，而中間乃於不意之處，却悄然安得一字，又安得者是一虛字，而一時粗人讀之，以不覺故，於是遂喜；細人讀之，則恰恰注眼射見此字，因而遂更悲也。

與沈匡來

作詩須說其心中之所誠然者，須說其心中之所同然者。說心中之所誠然，故能應筆滴淚；說心中之所同然，故能使讀我詩者，應聲滴淚也。今如作中四句詩，此爲心中之所誠然者乎？此爲心中之所同然者乎？若唐律詩亦只作得中之四句，則何故今日讀之，猶能應聲滴淚乎？

與韓貫華

詩如何可限字句？詩者，人之心頭忽然之一聲耳。不問婦人孺子，晨朝夜半，莫不有之。今有新生之娃，其目未之能睜也，其拳未之能舒也，而手支足屈，口中啞然，第熟視之，此固詩也。天下未有不動於心，而其口有聲者也；天下未有已動於心，而其口無聲者也。動於心，聲於口，謂之詩。故子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故志之爲字，從之從心，謂心之所之也；詩之爲字，從言從之，謂言之所之也。心之所之，謂之言焉；言之所之，斯有詩焉。故詩者未有多於口中一聲之外者也。唐人之撰律，而勒令天下之人，必就其五言八句，或七言八句，若果篇必八句，句必五言七言，斯豈又得稱詩乎哉？弟固知唐詩律，乃斷斷不出天下人人口中之一聲。弟何以知之？弟與之分解而後知之。魯桐聲今在何處？弟欲

與之往返十許日，搜盡此老詩學。多辱垂注，弟比來體中粗好，連日日長無事，止是閒分唐人律詩前後二解自言樂耳。乃復有人謂弟奇特，不知弟正復扯淡，何奇特也。弟因尋常見世間會說話人，先必有話頭，既必有話尾；話頭者，謂適開口，渠則必然如此說起，蓋如此說起，便是說話，不如此說起，便都不是說話，是也。話尾者，既已說過正話，便又亟自轉口云：如今且合云何，是也。亦頗見人說話無頭尾者，一時衆人便笑爲此是不會說話人。今弟所分唐律詩之前後二解，正卽會說話人之話頭話尾也。弟亦誠恐人作詩直至無頭尾，故不自惜出手相爲也。夫作詩無頭無尾，而又苦作不休，此極似一人問云：今早某人特來，有何說話？其人笑云：我亦曾細聽之，直是不曾說話也。佳醞拜領，如何可謝！

與任昇之

辱先生信弟最過，今獨不信弟律詩分解一事，知非不信，只是不輕信耳！弟昔分周易上篇爲天地之盛德，下篇爲聖人之大業，此最不易信事，而先生一聞便自慨然；今又偏於區區近體，乃更難之，人固有見大敵勇，小敵怯時耶？弟行年向暮，住世有幾，設有不當，轉盼身後，豈能禁人唾罵哉？今因先分得老杜七律數十餘首，特命雍兒繕寫呈正。若此數十餘首，其中乃有一首却是中四句詩者，便請下筆，快然批之駁之，直直示弟，弟於世間，不惟不貪嗜欲，亦更不貪名譽，胸前一寸之心，眷眷惟是古人幾本殘書，自來辱在泥塗者，却不自揣力弱，必欲與之昭雪，只此一事，是弟前件，其餘弟皆不惜。

與任昇之

前呈上老杜七律分解四十一首，仰冀奮筆批駁，顚顚六七早暮矣，未見有以教我，豈竟置不盼耶？抑弟尙應少候也？弟自幼最苦冬烘先生，輩輩相傳詩妙處正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一語；弟親見世間之英絕奇偉大人先生，皆未嘗肯作此語；而彼第二第三隨世碌碌無所短長之人，卽又口中不免往往道之；無他，彼固有所甚便於此一語，蓋其所自操者至約，而其規避於他人者，乃至無窮也。今弟雖更伺候先生，再至六七早暮，亦無妨也。獨願先生必賜奮筆批駁，明白有以惠弟，當則弟且拜焉，不當弟亦不以相怨，但斷斷不願亦作妙處可解不可解等語。

與徐子能

承諭，欲來看弟分解。弟今壘塞前戶，未可得入，先曾有王摩詰十二首，在道樹許，或可索看。所以先呈道樹看者，道樹與弟同學三十年，其英分過弟十倍，又且知弟最深，愛弟最切，弟有不當，能面諍之。昨亦恐有不當，欲其面諍，故特私之也。今如索得，看有不當處，便宜直直見示；此自是唐人之事，至公至正，勿以爲弟一人之事，而代之忌諱也。

與顧掌丸

詩非異物，只是一句真話。弟近日所以決意欲與唐律詩分解也。弟見世人說到真話，卽開口無不鬱勃注射者，轉口無不自尋出脫，自生變換者，此不

論英靈之與懵懂，但是說到真話，卽天然有此能事；天然有此平吐出來一句，連忙收拾一句；又天然必是一句，必不是一句。今唐律詩正復如此，前解便是平吐出來之一句，所謂鬱勃注射之句也；後解便是連忙收拾之一句，所謂自尋出脫，自生變換之句也；所謂真話也。然不與分解，却如何可認，承快許與弟共事，便請攜篋相過，弟顒望顒望！

與王斲山

承教；律詩八句，本是一首，如分解，則恐似兩首；此語乃大錯。今且如人有一口氣，若問修禪定人，則必分之曰：安那般那。安那般那者，言一出息，一入息也。分之爲一出息，一入息者，彼正欲明此一口氣之有來處，有去處，而欲調之。至於適中，不欲如牛馬之喘聲，莽然也。而翁便謂一口氣被人分作兩口氣，有

是理乎？知翁之爲詩，喘聲弗然矣。一笑，不罪！

與吳稽蒼

昨弟偶遇閒人說及律詩分解一事。弟衝口遽以弓之來體往體爲喻，旣歸而轉思轉快也。因更奉述，夫弓體則何來往之有？祇爲射箭人拽之盡來，所以放之乃疾去也。且人又未知射箭人之祇爲欲其放之疾去，故特地拽之盡來也。先生試細思此喻，便可直透老杜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尙有村，與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之四句二十八字。弟眼中豁達開悟，未見有如先生者，故不覺又津津言之也。外入蜀記未如吳船錄，當覓出呈覽。

與許庶庵

金聖嘆書牘

與吳稽蒼

與許庶庵

辱過獎，弟乃不敢承。弟念唐詩實本不宜分解，今弟萬不獲已而又必分之者；祇爲分得前解，便可仔細看唐人發端，分得後解，便可仔細看唐人脫卸，自來文章家最貴是發端，又最難是脫卸，若不與分前後二解，直是急切一時指畫不出，故弟亦勉強而出於斯也。

與王斲山

昨正午，大雨時行，弟閒坐無事，因審看其來勢去勢。其來也，正猶唐律詩之前解也；其去也，正猶後解也；適門旁立一老嫗，弟試問之，此雨來去，頗有異否？老嫗矢口便答：來去總是一雨，又有何異，弟卽笑而頷之，彼固不看來時鬱乎欲壓人，使人不敢少動氣息；去時只是蕩蕩然使人意消也。今律詩之前解一二，其來也，未有不鬱乎欲壓人，使人不敢少動氣息者也；若其後解五六，則

未有不蕩蕩而去，使人意消者也。而世之人乃皆不知；此非不知，此固直如老嫗之不看故也。

與戴雲葉

承訂同過舊老，弟翹足相待三日夕，都不見台駕來，豈竟忘之耶？抑有別冗乎？舊老天分高，心地厚，唐律詩分解一事，弟直望一擔挑去。蓋天分高，則能眼看八句五十六字中間虛空之處，心地厚，則能推原八句五十六字都無一字之前，是從何處生來，以後說到何際卽住。

與邵蘭雪

弟固不肖無似，然自幼受得菩薩大戒，讀過梵網心地一品，因是比來細

看唐人律詩，見其章章悉從心地流出，所謂心地者，只是忍辱知足，樂善改過，四者盡之也。弟今乍語，亦知難信，何得此四者便現心地耶？且何得唐律詩乃此四者耶？弟茲亦不曾云：唐律詩却是此四者，弟亦只云：唐律詩必從此四種人胸中，始得流出耳。

與熊素波

弟自幼聞海上採珊瑚者，其先必深信此海常有珊瑚，則預沉鐵網其下，凡若干年，以俟珊瑚新枝，漸長過網，而後乃令集衆盡力，舉網出海，而珊瑚遂畢舉也。唐律詩一二正猶是矣；凡遇一題，不論小大，其猶海也，先熟觀之，如何當有起句，其猶深信海之有珊瑚處也；因而以博大精深之思爲網，直入題中，盡意躊躇，其猶沉海若干年也；既得其理，然後奮筆書之，其猶集衆盡力，舉網

出海也；書之而擲於四筵之人讀之，無不卓然以驚！其猶珊瑚之出海粲然也。

與殷嘉生

今人加意作中間四句，其端必是起於唐人，蓋此體既以取士，則居恆揣摩之時，其才者組練，不才者抄撮。當時亦必有如今世之備考脚本，一時沿習既便，卽不免父兄以教子弟以學，紛然盡出於斯，而毫不以爲恥者。後人不得其故，便以爲詩只要作此中間四句，殊不知彼固多多預儲，以俟試日之用，得與用不得，而今則一掙得四句，卽不顧用得與用不得，便自裝頭裝尾，要算一首詩也。然否？

與許祈年

金聖嘆書牘

與殷嘉生

與許祈年

弟讀唐人七言近體，隨手閒目鈔出，多至六百餘章，而其中間乃至並無一句相同。弟因坐而思之，手之所捻者筆，筆之所蘸者墨，墨之所着於紙者，前之人與後之人，大都不出雲山花木，沙草蟲魚，近是也；舍是即更無所假託焉，而今我已一再取而讀之，是何前之人與後之人，雲山花木沙草蟲魚之猶是，而我讀之之人之心頭眼底，反更一一有其無方者乎！此豈非其一字未搆以前，胸中先有渾成之一片；此時無論雲山乃至蟲魚，凡所應用，彼皆早已盡在一片渾成之中乎？不然而何同是一雲一山一蟲一魚，而入此者不可借彼，在彼者更不得安此乎？

與沈文人

詩非無端漫作，必是胸前特地有一緣故，當時欲忍更忍不住，於是而不

自覺衝口直吐出來；卽今之一二起句是也。但其衝口直吐出來之時，必要借一發端，或指現景，或引故事，或竟直敘，或先空歎，當其作勢振落之際，法更不得不先費去十數來字；而於是其胸前所有特地之一緣故，乃竟只存三四字矣。因而緊承三四，快與疏說，此固萬萬不得不然，一定之常理，亦初非奇事也。

與史夔友

弟固非知詩者，但弟實曾細認唐律詩矣；三四非決五六也。五六是一詩已到迴身轉向之時，若三四則固一時方當正面也，今之詞家，乃欲令三四五六，便如兩行榆柳，成對森列，斯實過矣。

與季日接

初欲作詩，且先只作前解，且先只學唐人一二起法，三四承法。唐人一二起如鬱勃，則三四承之必然條暢；條暢所以宣洩其鬱勃也。唐人一二起如閒遠，則三四承必然緊峭也；緊峭所以逼取其閒遠也。起如敘意，則承之必急寫景；寫景以證我意也。起如寫景，則承之必急敘意；敘意以銷我景也。小處說起，則承之必說到大處；大處說起，則承之必說到小處。順起，則承之必以逆；逆起，則承之必以順。空起，則承之必以實；實起，則承之必以空。直起者，必曲承之；逼起者，必寬承之；高提筆起者，必根切承之；低屈筆起者，必浩衍承之；精赤骨律起者，必姿媚承之；堆金砌碧起者，必雪淡承之；此是唐人前解四句一定方法。汝欲學時，不妨於私室無人之處，擇取數十百首，盡截去其後解，且先細學前解，前解入手，而後解如破竹矣。

與高元丹

古稱君子居其邦，不敢非其大夫，何況於至尊哉？或曰：詩有諷諫之義，則吾聞位卑言高，尙宜有罪，如何草野輒敢肆言？吾君自有臺院之臣，吾黨其爲有道之庶人可也。

與高元丹

詩者，人之心聲也。人之心未有不孝弟者，然則詩固人之孝弟之聲也。弟比日在舍，略說唐人七言律體，弟先私自作誓，苟有不本於心之所誠然者，我當悉擇棄之；而唐之人，乃更無不本於心之詩。

與陳爾牧

詩者，聖人之遺教也，則有一句一字稍或詭於聖人也者，我當勿敢出也。詩者，天地之元聲也，則有一句一字稍或違於天地也者，我當勿敢出也。

與陳漢瑞

承問唐人三四必承一二，此理以何爲驗？甚爲欣感！我亦只以眼前幾篇爛熟詩驗之耳。只是李太白吳宮花草，晉代衣冠，便是承鳳去臺空；郎君冑月在上方，心持半偈，便是承夜叩禪扉；錢員外幽溪鹿過，深樹雲來，便是承紅泉翠壁；杜工部西望搖池，東來紫氣，便是承承露金莖；遂有馮夷，始知羸女，便是

承上帝高居；自去自來，相親相近，便是承清江一曲。蓋云江本不曲，若得清江而肯一曲，則環抱之村，便成絕境。我於其中，既不設橋，亦不置艇，滔滔長夏，寂寂無人，問誰去來，則有江燕，孰與親近。則指間鷗，此正翻論語舊句成新詩，猶言斯人之徒，吾不敢與，禽鳥差可與同羣。

與許孝酌

唐人作詩，皆有風義。如欲譽一人，此必其人遭時屈折，故特扶進之也。若其在達時得意之人，則必望其進所未能也。愛其人之至，而人或有过，則微諷切之，非因以逞己之私怨也。居其邦，不竊議其大夫之得失，惡傷治也。常亦撫時太息者，欲行其所學問也。富貴初非其謀也。或者至而思休，是亦人之大凡也。連類而引物者，所以比也，非玩物以喪志也。弟比日隨手鈔得七言律體六

百餘篇，盡是溫柔敦厚之言，甚欲先生爲我一訂正之。

與顧尼備

一夏所說唐律分解，共成八卷，今先以鈔本奉致；望於文課之暇，私以尊意試呈令叔，令叔如有不然，便乞先以示我。蓋弟前年有一書，松老大以爲不佳，弟則逾年而後始心降也。

與楊雲珮

弟於唐律詩，不敢以難之心處之，爲其詩則皆其人之誠然之心也，非別有所作而致之者也。又不敢以易之心處之，爲其詩則皆其人生平所讀萬卷之詩之所出也，非率爾能爲是言者也。知弟者其惟許子庶菴乎？何故至今久

不見來？

與雲在開雲二法師

弟子卽日新分唐七律詩，得六百首，繕寫已竟，便欲於七月解夏之晨，敬告釋迦文佛大師，望其加被，廣作歡喜，仰祈法師過我共讀，蓋此便是解一切衆生語言大陀羅尼，故更不欲再誦別陀羅尼也。

與沈鴻章

曼殊室利菩薩，好論極微；昔者聖歎聞之而甚樂焉！夫娑婆世界，大至無量由延，而其故乃起於極微；以至娑婆世界中間之一切所有，其故無不一一起於極微，此其事甚大，非今所得論。今者止借菩薩極微之一言，以觀行文之

人之心。今夫清秋傍晚，天澄地澈，輕雲鱗鱗，其細若瓣，此真天下之至妙也。野鴨成羣空飛，漁者羅而致之，觀其腹毛，作淺墨色，鱗鱗然猶如天雲，其細若縠。此又天下至妙也。草木之花於跗萼中，展而成瓣，苟以閒心諦視其瓣，則自根至末，光色不定，此一天下之至妙也。燈火之燄，自下達上，其近穗也，乃作淡碧，色稍作上淡白色，又作上淡赤色，又作上乾紅色，後乃作黑烟，噴若細沫。此一天下之至妙也。今世人之心，望高橫闊，不計道理，浩浩蕩蕩，不計牛馬，設復有人語以此事，則且開胸大笑，以爲人生一世，貴是衣食豐盈，其何暇費爾許心計哉？不知此固非不必費之閒心計也。秋雲之鱗鱗，其細若縠者，縠以有無相間成文，今此鱗鱗之間，則僅見有無相間而已也耶？人自下望之，去雲不知幾千百里，則見其鱗鱗者，其間不必曾至於寸，若果就雲量之，誠未知其爲尋爲丈者也。今試思以爲尋爲丈之相去，而僅曰有無相間焉而已，則我自下望之，

其爲妙也，決不能以至是；今自下望之，而其妙至是，此其一鱗之與一鱗，其間則有無限層折，如相委焉，如相屬焉，所謂極微於是乎存，不可以不察也。天雲之鱗，其去也尋丈，故於中間，有夫層折，此猶不足論也。若夫野鴨腹毛之鱗，其相去乃至爲逼近，不啻如粟米焉，今試觀其輕妙若縠，爲是止於有無相間而已也耶？如誠止於有無相間焉而已，則我試取纖筆，染彼淡墨，縷縷畫之，胡爲三尺童子，猶大笑以爲甚不似也？則誠不得離朱其人諦審熟睹焉耳。誠諦審而熟觀之，此其中間之層折，如相委焉，如相屬焉，必也一鱗之與一鱗，真亦如有尋丈之相去，所謂極微者，此不可以不察也。草木之花於跗萼中，展而成瓣，人曰：凡若干瓣，斯一花矣；人固不知昨日者，殊未有斯花也，更昨日焉，乃至殊未有此萼與跗也，於無跗無萼無花之中，而歛然有跗，歛然有萼，而歛然有花，此有極微於其中間，如人徐行，漸漸至遠，然則一瓣瓣雖微，其自瓣根行

而至於瓣末，其起此盡彼，筋轉脈搖，朝淺暮深，粉穠香老，人自視之，一瓣之大如指頭耳，自花計焉，烏知其道理不且有越陌度阡之遠也；人自視之，初開至今如胸眼耳，自花計焉，烏知其壽命不且有累生積劫之久也；此亦極微，不可以不察也。燈火之燄也，淡淡焉，此不知於世間五色爲何色也；吾嘗相其自穗而上，訖於烟盡，由淡碧入淡白，此如之何相際也？又由淡白入淡赤，此如之何相際也？又由淡赤入乾紅，由乾紅入黑烟，此如之何其相際也？必有極微於其中間，分焉而得分，又徐徐分焉，而使人不得分，此一又不可以不察也。人誠推此心也以往，則操筆而書鄉黨餽壺漿之一辭，必有文也；書人婦姑勃谿之一聲，必有文也；書塗人之一揖遠別，必有文也；何也？其間皆有極微，他人以麤心處之，則無如何因遂廢然以擱筆耳。我旣適向曼殊室利菩薩大智門下學得此法矣，是遂於路旁拾取蔗滓，尙將涓涓焉，壓得其漿滿於一石，彼天下更有

這題能縛我腕使不動也哉？承不棄，以文章之道爲問，故略述之，未識其有當尊意否也？

與陳世則

嘗有狂生題半身美人圖，其末句云：妙處不傳。此不直無賴惡薄語，彼殆亦不解此語爲云何也。夫所謂妙處不傳云者，正時獨傳妙處之言也；停目良久，睇之睇此妙處；振筆迅疾取之，取此妙處；累千百萬言，曲曲寫之，曲曲寫而至於妙處；只用一二言，斗然直逼之，便逼此妙處，然而又必云不傳者，蓋言費却無數筆墨，止爲此妙處，既至妙處，卽筆墨都停，夫筆墨都停處，此正是我得意處，然則後人欲尋我得意處，則必須於我筆墨都停處也。

與徐綏之

僕思文字不在題前，必在題後，若題之正位，決定無有文字，知文在題之前，必須恣意搖之曳之，不得便到題；知文在題之後，便索性將題拽過，重與之搖之曳之；若不解此法，而誤向正位多寫作一行或二行，便如畫死人坐像，無非印板衣摺，縱復費盡煊染，我見之早向新宅中哭鍾太傅矣。

與徐綏之

吾少卽爲文，橫塗直搗，吾何知哉？吾中年而始見一智人，曾教我以二字法曰：「那輾。」至矣哉！彼固不言文，而我心獨知其作文之高手，何以言之？凡作文必有題，題也者，文之所由出者也。乃吾亦嘗取題而熟觀之矣，見其中間全無

有文；夫題之中間全無有文，而彼天下能文之人，都從何處得文者耶？吾由今以思，而後深信那輾之爲功是惟不小。何則！夫題有以一字爲之，有以三五六七乃至數十百字爲之，今都不論其字少之與字多，而總之題則有其前，則有其後，則有其中間；抑不寧惟是已也，且有其前之前，且有其後之後。且有其前之後，而尙非中間，而猶爲中間之前，且有其後之前，而既非中間，而已爲中間之後，此真不可以不致察。誠察題之有前，又察其有前前，而於是焉先寫其前前，夫然寫其前，夫然後寫其幾幾欲至中間，而猶爲中間之前，夫然後始寫其中間，至於其後，亦復如是。而後信題固蹙，而吾文乃甚舒長也；題固急，而吾文乃甚紆遲也；題固直，而吾文乃甚委折也；題固竭，而吾文乃甚攸揚也。如不知其題之有前有後，有諸迤邐，而一發遂取其中間，此譬之以槩擊石，确然一聲則遽已耳，更不能多有其餘響也。蓋那輾與不那輾，其不同如此者。子聞此議，

其亦拍案叫絕乎？

與任昇之

昔曾聞村學究詔其弟子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可以昭示來許爲大鑒戒。不謂先生之亦作此言也。噫！異哉！好色與淫，相去則又有幾何也耶？若以爲發乎情，止乎禮，發乎情之謂好色，止乎禮之謂不淫，如是解者，則吾十歲初受毛詩，鄉塾之師蚤已言之，吾豈未知聞，亦蚤聞之而遽忘之？吾固殊不能解好色，必如之何者謂之好色？好色又必如之何者謂之淫？好色又如之何者謂幾於淫，而卒賴有禮而得以不至於淫？好色又如之何謂之賴有禮，得以不至於淫，而遂不妨其好色？夫好色而曰吾不淫，是必其未嘗好淫者也；好色而曰吾大畏乎禮，而不敢淫，是必其并不敢好色者也。好色而大畏乎禮，而不敢淫，而猶

敢好色，則吾不知禮之爲禮，將何等也；好色而大畏乎禮，而猶敢好色，而獨不敢淫，則吾不知淫之爲淫，必何等也；且國風之文具在，固不必其皆好色；而好色者，往往有之矣。抑國風之文具在，反不如其皆好色，而淫者往往有之矣。信如國風之文之淫，而猶謂之不淫，則必如之何而後謂之淫乎？信如國風之文之淫，而猶望其昭示來許，爲大鑒戒，而因謂之不淫，則又何文不可昭示來許，爲大鑒戒，而皆爲之不淫乎？凡此吾比者讀之而實疑也。人未有不好色者也，人好色未有不淫者也，人淫未有不以好色自解者也。此其事內關性情，外關風化，其伏至細，其發至鉅，故吾欲一問之，夫好色與淫，相去則真有幾何也耶？國風之淫者，不可以悉舉；吾今獨摘其尤者曰：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噫！何其甚哉！則更有尤之尤者曰：「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噫！此豈復人口中之言哉？夫國風採於初周，則是三代之盛音也；又經先師仲尼氏之所刪改，則是大聖人

之文筆也；而其語有如此，眞將使後之學者，奈之何措心也哉！自古至今，有韻之文，吾見大抵十七皆兒女此事，此非以此事，是真妙筆，故心中愛之，而定欲爲文也。亦誠以爲文，必爲妙文，而非此一事，則文不能妙也。夫爲文必爲妙文，而妙文必借此事，然則此事其真妙事也！何也？事妙故文妙，今文妙必事妙也。若此事眞爲妙事，而爲文竟非妙文，然則此事亦不必其定妙事也。何也？文不妙，必事不妙，今事不妙，故文不妙也。甚矣！人之相去，不可常理計也！同此一手，手中同此一筆，而或能爲妙文焉，或不能爲妙文焉，今而又知豈獨是哉！乃至同此一男一女，而或能爲妙事焉，或不能爲妙事焉。曰：何用知其同此一男一女，而獨不能爲妙事？曰：吾讀其文，而知之矣。曰：彼其必爭，吾亦妙事也；曰：彼猶必爭，吾亦妙文也；書竟不覺大笑。

與稽永仁

續西廂記四篇，不知出何人之手，聖歎本不欲更錄，特恐海內逐臭之夫，不忘羶薌，猶混絃管，因與明白指出之，且使天下後世學者觀之，而益悟前十六篇爲之天仙化人，永非螺螄蚌蛤之所得而暫近也者。因而翻卷，更讀十百千萬遍，遂愈得開所未開，入所未入，此亦不可謂非續者之與有其功也。人卽愛好，何至向西施顰眉，人卽多財，何至向海龍王比寶，人卽予聖，何至向孔子徐步，人卽慢上，何至向釋迦牟尼呵呵大笑，乃今世間，又偏多此一輩人，可怪也。

與韓藉琬

金聖嘆書牘

與稽永仁 與韓藉琬

文章之道，非止一端，總以有襯托有假借乃佳。今試爲子略述之：文章有移堂就樹之法，如長夏讀書，已得爽塏，而堂後有樹，更多嘉蔭，今欲棄此樹於堂後，誠不如移此樹來堂前。然大樹不可移而至前，則莫如新堂可以移而去後；不然而樹在後，非不堂是好堂，樹亦好樹，然而堂已無當於樹，樹尤無當於堂；今誠相厥便宜而移堂就樹，則樹固不動，而堂已多陰，此真天下之至便也。文章有月度迴廊之法，如仲春夜和，美人無眠，燒香捲簾，玲瓏待月，其是初昏；月始東昇，冷冷清光，則必自廊簷下度廊柱，又下度曲欄，然後漸漸度過閒階，然後度至瑣窗而後照美人。須此多時，彼美人者，亦既久矣；明明竚立暗中，略復稍停其勢，月亦必不能不來相照。然而月之必由廊而欄而階而窗而後美人者，乃正是未照美人以前之無限如迤如邐，如隱如躍，別入妙境。非此卽將極嫌此美人，何故突然便在月下，爲了無身分也。知此意而後作文必有奇境。

與韓藉琬

亦嘗觀於烘雲托月之法乎？欲畫月也，月不可畫，因而畫雲；畫雲者，意不在於雲也，意不在於雲者，意固在於月也。然而意必在於雲焉，於雲略失則重，或略失則輕，是雲病也，雲病卽月病也。於雲輕重均停矣，或微不慎，漬少痕，如微塵焉，是雲病也，雲病卽月病也。於雲輕重均停，又無纖痕漬如微塵，望之如有攬之如無，卽之如去，吹之如蕩，斯雲妙矣，雲妙而明日觀者沓至，咸曰：良哉月與！初無一人嘆及於雲，此雖極負作者昨日慘淡旁皇畫雲之心，然試實究作者之本心，豈非獨爲月，全不爲雲，雲之與月，正是一副神理，合之因不可得而合，而分之乃決不可得而分乎？此固以言畫，然我輩讀古人之文章，宜留心于此等處，卽自己落筆爲文，亦當于此等處尋妙境也。

與王斲山

西廂記斷斷不是淫書，斷斷是妙文。今後若有人說是妙文。有人說是淫書。聖嘆都不與做理會；文者見之謂之文，淫者見之謂之淫耳。人所以說西廂記是淫書，他止爲中間有一事耳，細思此一事，何日無之，何地無之；不成天地中間有此一事，便廢却天地耶？細思此身自何而來，便廢却此身耶？一部書有如許灑灑洋洋，無數文字，便須看其如許灑灑洋洋，是何文字，從何處來，到何處去，如何直行，如何打曲，如何放開，如何捏聚，何處公行，何處儉過，何處慢搖，何處飛渡，至於此一事，直須高閣起不復道。足下亦有同心耶？

與王輪中

今人往往有言左傳史記爲妙文者，及詢其妙處之所在，則瞠目不能置答，此亦猶小兒學語耳。夫文章最妙，是先覷定阿堵一處，已却於阿堵一處之四面，將筆來左盤右旋，右盤左旋，再不放脫，卻不擒住。分明如獅子滾球相似，本只是一個球，卻教獅子放出通身解數，一時滿棚人看獅子，眼都看花了，獅子卻是並沒交涉，人眼自射獅子，獅子眼自射球，蓋滾者是獅子，而獅子之所以如此滾如彼滾，實都爲球也。左傳史記便純是此一方法。

與魏增禧

僕幼年曾聞人說一笑話云：昔一人，苦貧特甚，而生平虔奉呂祖，感其至心，忽降其家，見其赤貧，不勝憫之，念當有以濟之。因伸一指，指其庭中磐石，燦然化爲黃金，曰：汝欲之乎？其人再拜曰：不欲也。呂祖大喜，謂子誠如此，便可受

子大道。其人曰：不然，我心欲此指頭耳。此雖戲謔之言，然予謂吾人對於學問之道，正宜學此貧家子向呂祖索指頭也。

與許庶庵

吾嘗遍觀古今人之文矣；有用筆而其筆不到者；有用筆而其筆之前，筆之後，不用筆處，無不到者；夫用筆而其筆不到，則用一筆而一筆不到，雖用千百千乃至萬筆，而十百千萬筆皆不到也；茲等人毋甯不用筆可也。用筆而其筆到，則用一筆，斯一筆到，再用一筆，斯一筆又到，因而用十百千乃至萬筆，斯萬筆並到，如先生是真用筆人也。若夫用筆，而其筆之前，筆之後，不用筆處，無處不到；此人以鴻鈞爲心，造化爲手，陰陽爲筆，萬象爲墨；心之所不得至，筆已至焉；筆之所不得至，心已至焉；筆所已至，心遂不必至焉；心所以至，筆遂不必

至焉。讀其文，其文如可得而讀也；然而能讀者，讀之而讀矣；不能讀者，讀之而未曾讀也。何也？其文則在其文之前之後之四面，而其文反非也；故用筆而其筆不到者，如今世間橫災梨棗之一切文集是也；用筆而其筆到者，如世傳韓柳歐王三蘇之文是也；若用筆而其筆之前後，不用筆處，無不到者，舍左傳吾更無與歸也。

與許庶庵

斲山先生，嘗謂吾言，匡廬眞天下之奇也！江行連日，初不在意，忽然於晴空中，劈插翠嶂，平分其中，倒掛匹練，舟人驚告！此卽所謂廬山也者，而殊未得至廬山也。更行二日而漸乃不見，則反已至廬山矣。吾聞而甚樂之，便欲往看之，而遷延未得也；蓋貧無行資一也；若到彼中，無東道主人二也；又賤性懶散，

略閒坐便復似一年三也；然中心則殊一日無曾不置念。以至夜必形諸夢寐，常不一日二日，必夢見江行如駛，仰觀青天，芙蓉上插空中，一如廬山言，悟而自覺，遍身皆暢焉。然後適有人自西江來，把袖急叩之，則曰：無有是也。吾怒曰：儻固不解也。後又有人自西江來，又把袖急叩之，又曰：無有是也。吾又一怒曰：此一儻也。既而人苟自西江來，皆叩之，則言然不然各半焉。吾疑信復廬山，廬山啞然失笑，言吾亦未嘗親見，昔者多有人自西江來，或言如是云，或亦言不如是云，然吾於言如是者，卽信之，言不如是者，置不足道焉。何則？夫使廬山而誠如是，則是吾信其人之言，真正爲不虛也；設苟廬山而不如是，則是天地之過也。誠以天地之大力，天地之大慧，天地之大學問，天地之大遊觀，卽亦何難設此一奇，以樂我後人，而顧客不出此乎哉！吾聞而又樂之，心中忻忻，直至於今，未嘗能忘，雖未見所謂匡廬奇境，而胸中之奇境已生矣。人之爲文章，亦宜

先設一奇境，思之慕之，歷久之後，胸中奇境生，然後落筆爲文，卽欲其不奇，亦不可得也。先生之文奇，僕甚憶斷山之言，乃知先生胸中固有無限奇境也。

與章靜宜

文章之法，豈止一端而已乎？有事前而起波者，有事後而作波者，讀者于此，則惡可混爲然以爲一事！夫文自在，此而眼光至後，則當知此文之起，自爲後文，非爲此文也。文自在後，而眼光在前，則當知此文之盡，自爲前文，非爲此文也。必如此而後讀者之胸中，有針有線，作者之腕下有經有緯。不然者，幾何其不見一事，卽以爲一事，又見一事，卽又以爲一事；于是遂取事前先起之波，與事後未盡之波，纍然與正敍之事，並列而成三事耶？讀史記能以此法繩之，必能恍然大悟，拍案叫絕！

與顧祖頌

舊人傳言，昔有畫北風圖者，盛暑張之，滿座都思挾纊；既又有畫雲漢圖者，祁寒對之，揮汗不止。于是千載嘖嘖，詫爲奇事！殊不知此特寒熱各作一幅，未爲神奇之至也。做文章不能通篇寫清冷，亦不能通篇熱鬧，必于清冷處綴熱鬧，熱鬧處着清冷，始有奇趣！昔百文大師患瘧，嘗云：寒便寒殺闍黎，熱便熱殺闍黎，做文章亦當寒處寒殺，熱處熱殺也。記之記之！

九霞與蔡

嘗觀古學劍之家，其師必取弟子，先置之斷崖絕壁之上，迫之疾馳；經月而後，授以竹枝，追刺猿猱無不中者，夫而後歸之室中，教以劍術，三月技成，稱

絕妙也。我輩行文，亦猶是矣。夫天下險能生妙，非妙能生險也。險故妙，險絕故妙絕；不險不能妙，不險絕不能妙絕也。遊山亦猶是矣，不梯而上，不絕而下，未見其能窮山川之窈窕，洞壑之祕隱也。梯而上，絕而下，而吾之所之，乃在飛鳥徘徊，蛇虎躑躅之處，而吾之氣盡，而吾之力絕，而吾之神色素然，猶如死人，而吾之耳目，乃一變換，而吾之胸襟，乃一蕩滌，而吾之識略，乃得高者愈高，深者愈深；奮而爲文筆，亦得愈極高深之變也。行文亦猶是矣。不擱筆，不捲紙，不停墨，未見其有窮奇盡變，出妙入神之文也。筆欲下而仍擱，紙既舒而仍捲，墨欲磨而仍停，而吾之才盡，而吾之髯斷，而吾之目矐，而吾之腹痛，而鬼神來助，而風雲忽通，而後奇則真奇，變則真變，妙則真妙，神則真神也。吾以此法遍閱世間文字，左傳史記之外，無有合者，今聞評水滸，不覺拍案狂呼曰：此真窮奇盡變，出妙入神之文章也，孰爲稗官無才子筆耶？先生如信予言，當來共讀，亦必

欣嘗也。

與閔康社

予既讀水滸傳而盡得其妙處，此妙處又不願自私，必欲與天下才子共之，故不辭不敏，而爲之批，足下謂我多事，可笑可笑，是亦不得已也。夫古人著書，每每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儲材，若干年經營點竄，而後得脫于稿，裒然成一書也。今人不會看書，往往將書容易混帳過去。于是古人書中所有得意處，不得意處，轉筆處，難轉筆處，倒插在前處，無數方法，無數筋節，悉付之于茫然不知。而僅僅粗記前後事迹，是否成敗，以助其酒前茶後，雄談快笑之旗鼓。嗚呼，史記稱五帝之文，尙不雅馴而爲薦紳所難言，奈何乎！今忽取綠林豪猾之事，而爲士君之雅言乎？吾特悲讀者之精神不生，將作者之意思盡沒，不知苦心，

實負良工。雖然予之批水滸傳，是豈好事哉？信不得已也。此意曾與王先生斲山言之，彼意亦相合也。子以爲小說家言，不足費筆墨，是猶讀西廂記而指爲淫書也。大誤大誤。

與王斲山

先生昔嘗爲予言，不登泰山，不知天下之高；登泰山不登日觀，不知泰山之高也；不觀黃河，不知天下之深；觀黃河不觀龍門，不知黃河之深也。不見聖人，不知天下之至；見聖人不見仲尼，不知聖人之至也。斯言耿耿，未嘗一刻忘之。今批水滸至設祭一篇，不覺拍案狂叫曰：讀書不讀水滸，不知天下之奇；讀水滸而不讀設祭，是不知水滸之奇也。嗚呼！耐庵之才，固不可以斗石量也。前奉呈之六卷，不知已讀竟否？亦有不愜意處否？須知我批此書，全是替古人做

一件公事，並非聖嘆自己私事，儘管直直言之，彼中于客氣，而說摸稜兩可話者，是生平所大惡；先生幸毋蹈此惡轍。

與王斲山

前雲衢聞予批點水滸傳，以爲不足浪費筆墨而批稗史，其見恰左。聖嘆不問其書之爲正史稗史，只問其書之文章，做得好不好。文章好，卽稗史亦不必不批；文章不好，卽正史亦不必批。水滸一書，真是天下古今奇絕妙絕之文，奈何可以不批？吾非必願批是書，吾但覺不批是書，中心殊不能自寬也。足下書來，言曾一見此書，不見其佳處，特爲俗相蒙耳；夫水滸所敘，敘一百八人之事；而此一百八人者，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夫以一手而畫數面，則將有兄弟之形；一口而吹數聲，斯不免再映也。施耐庵以一

心之所運，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此豈迂儒腐士所能爲，庸夫俗子所能領略者乎？予故謂水滸傳乃天下古今之一部奇書，施耐庵乃天下古今一個才子；所批前六卷，已呈斲山先生，不妨往索閱，定能如願，且證予言之不虛也。

與陸子載

昔者伯牙有流水高山之曲，子期既死，終不復彈。後之人述其事，悲其心，孰不爲之嗟嘆彌日！自云我獨不得與之同時，設復相遇，當能知之。嗚呼！言何容易乎？我謂聲音之道，通乎至微，是事甚難，請舉易者；而易莫易于文筆，乃文筆中有古人之辭章，其言雅馴，未易通曉，是事猶難，請更舉其易之易者；易之易者，莫若近代之稗官，近代稗官，尤莫過于水滸。此書有史記之縝密，有左傳之深沉，有莊騷之寄託，而出之于才子之筆，既易通曉，又能深入人心，愚謂人

家兒子十歲，卽當取此書課之，待其悟得此中好處，再取莊騷史記左傳授之，則此子不爲文章便罷，如爲文章，必能洒洒落落，而出于他人之上。比聞文郎九歲已能吟小詩，天資固卓絕矣，特以此意相告，亦以足下爲我之知音故耳。以文章之天資，益以弟之教法，會見十年之後，卽自己不願做才子，亦不可得也。勉之勉之。

與劉生三

大凡讀書之人，先要曉得作者是何心胸！然後細細讀去，方能得其妙處。史記一書，須是太史一肚皮宿怨，發揮出來，所以于遊俠貨殖兩傳，特地着精神。乃至其餘諸記傳中，凡遇揮金殺人之事，他便嘖嘖嘗嘆不置。一部史記，只是緩急人所時有六個大字，是他一生著書意旨，讀者于此，切不可放過！放過

了此主旨去讀史記，讀一百年亦等未讀，此意汝曹宜記之座右也。

與張原田

予昔曾謂水滸勝似史記，人都嗤爲妄，卽如足下，平日于弟一切深信者，亦竟疑之，然予作此說，並非狂妄不稽，亦自是從讀書中領悟出來。其實史記是以文運事，水滸是因文生事。以文運事，是先有事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計出一篇文字來，雖是史公高才也，畢竟是喫苦事。因文生事卽不然，只是順着筆性去，削高補低都由我。史記不限于文，水滸不礙于事，卽是水滸勝似史記處。今爲此辭，足下當不復疑。

與許人華

嘗聞古之君子，受命于內，泄事于外，竭忠盡智，以圖報稱，而終亦至于身敗名喪，爲世僂笑者，此其故豈得不爲之深痛哉！夫一夫專制，可以將千軍，兩人牽羊，未有不僵于路者也。子謂批此等書，亦能如朱子之註論孟耶？僕則寧願足大而棄履，實未能削足以就履也。亮之。

與許升年

足下以稗官之言，不足以當大雅，何其謬哉！夫稗官之書，固效夫古史氏之法，落筆之時，亦何嘗而忘斯旨哉！雖一部前後，必有數篇，一篇之中，凡有數事；然但有一人，必爲一人立傳，若有十人，必爲十人立傳，夫人必立傳者，史氏一定之例也。而事則通長者，文人聯貫之才也。故有某甲某乙共爲一事，而實書在某甲傳中，斯與某乙無與也。又有某甲某乙不必共爲一事，而于某甲傳

中忽然及于某乙此固作者心愛某乙不能暫忘苟有便可以及之輒遂及之是與某甲無與我于此故言稗官乃法乎古史氏而文人操管之際其權亦至重也。足下奈何不此之思耶？

與韓貫華

昔郭令公嘗以奴財罵其兒曹言其爲羣奴所用也。乃自今日視之而羣天之下又何類此之多乎？一閭之市抱布握粟，焚如也；能焚如者何爲也？爲奴財而已也。山川險阻，舟車翻覆，焚如也；彼焚如者何爲也？爲奴財而已也。甚至于窮夜呻吟，比年入棘，焚如也；彼焚如者何爲爲奴財而已也。又甚至于握符綰綬，呵殿出入，焚如也；彼焚如者何爲？亦爲奴財而已也。嗚呼！是何奴財之多也？比聞冷官之門乍開，傳說之事紛起，憶郭令公之言，不覺有觸，特書此以報。

足下，足下亦必喟然嘆曰：奴財誠奴財矣。

與任昇之

甚矣財神廟之多也，于此而知世人之好利矣。一城之中，此廟決不止一所，而一市集中，必有財神廟，一鄉鎮中，亦必有財神廟，甚至于一村之中，亦或有財神廟也。若就一縣計之，財神之廟，當不止數百，其數亦足以驚人矣！而每一處之財神，信之奉之者，亦不可以數計。此財神廟多而好利之徒衆，好利之徒衆，而廉潔好義之人，于是乎少矣。此有心人引爲深憂者也。愚嘗與斷山先生言，當盡取各廟中所有財神，毀而棄之，盡逐其僧道廟祝，而令之作業，然後每廟設一儒官，以宣揚夫子之道，使人知禮義而遠于利，豈不妙哉？惜予僅能宣諸于口，而不能行之于事耳！不謂足下來書，所告之事，與愚平日所持之見，

適相背反，亦可痛心矣！愚欲驅彼財奴，居吾夫子；今彼乃入據我夫子之室耶？痛哉痛哉！不覺其放聲大哭矣！嗟嗟足下，尙有何言！尙有何言！

與顧掌丸

今科新榜發，當無寒酸兒題名榜上矣。君家弟姪輩，若猶下場，定作孫山以外人，此可預期，不必問文章也。雖然卽此亦復可賀！在山泉水，尙不失清流也。昨盡取夫子之書，供諸几案，三跪九叩而拜，蹙踊號咷而哭，鄰里爲驚，家人爲怪！嗟乎！我豈樂于人之驚怪哉？我但覺胸中有無限鬱塞，無限幽恨，無限氣惱，無限憤激，不得不大哭一場以宣洩之也。雖然予胸中之無限憤激，無限氣惱，無限幽恨，無限鬱塞，又豈他人所知耶？又豈能盡宣諸口舌，而盡告他人耶？不告人不知；卽告之，亦且羣指僕爲癡狂也。此意又安得向夫子一訴之耶。

與李東海

予嘗謂自盤古以迄于今，真才子實無幾人，真才子書實無幾部，此言豈欺人哉！我不能見古人，古人之書可得而見也；我不能見古之才子，而古之才子之書，亦可得而見也。見古人之書無異對古人，見古之才子之書無異對古之才子。然則古之人，古人之書，繁且夥矣；究何者爲古之才子？究何書爲古之才子之書？曰：惟莊周、屈原、史遷、杜甫、施耐庵、王實甫實古之才子，而莊子、離騷、史記、杜詩、水滸、西廂記，乃爲古之才子之書。我最愛讀才子之書，故于茲數書者，不辭窮有限之歲月，論之批之，亦願使後之人，知此才子之書，而研之讀之，誠能出入于此數書，則必有類乎古之才子者矣。汝其于此中求之，勉爲才子可矣。

示雍兒

人誰不願爲聖賢，而不能竟成聖賢者，人之力有不足，而天又厄之也。人誰願罹刑罰，而竟不免于刑罰，人之智有不明，而天又使之也。雖然欲成聖賢而不得成，欲免刑罰而不得免，天心誠不可問矣！昔有一扶乩者，召仙降壇，有叩以功名者，大書一數字；有叩以祿位者，亦大書一數字；有叩以疾病者，亦大書一數字，以後凡叩以生死婚姻休咎者，莫不大書一數字，甚矣！人之難逃者，惟此數乎？今始知人之欲成聖賢而不能成，欲免刑罰而不能免者，亦數定于前也。獄已不可解，將來如何了結，亦惟付諸一數字而已。

示雍兒

比知所批才子書，已分致諸友，此事大慰，因可免童奴輩拉雜擢燒也。生平得意事有三，入學做親，入而對新婦背座師評語，出而對朋友述畫眉情景，此樂何等？發大願力，批六才子書，天假其年，容得完稿，傳佈于世，使後世多出幾個才子，以作聖嘆知己，此樂又何等？痛飲輒醉，執筆爲文，及醒而讀之，幾疑是古時才子所作，此樂又何等？此三事者，聖嘆盡曆之矣，豈不快哉！而更有一事，爲古人所未言，後人所難知，而聖嘆所獨有者，卽長生果與豆腐干同吃，有火肉滋味，炸黃豆與水鹹菜同吃，有胡桃滋味，以之佐酒，細細咀嚼，滋味無窮。此法傳，我無遺憾矣。惟切宜傳諸雅人，不可傳與世俗儻父也。

留別家人

夫殺頭至痛也，籍沒至慘也，而聖嘆以一身兼之，豈偶然哉！一殺頭而百

慮齊燭，一籍沒而萬緣俱寂，既免臥病床第，轉側呻吟，又免遺金剩產，貽害子孫，人但覺其慘痛，我則覺其爽利。霜鋒過處，痕迹全無，此或大丈夫有求之而不可得者，而聖嘆竟于無意中得之，豈不快哉！豈不快哉？惟前言長生果與豆腐干同吃，炸黃豆與水鹹菜同吃兩法，是聖嘆之夙嗜，而必傳之後世者，萬勿忘却，至囑至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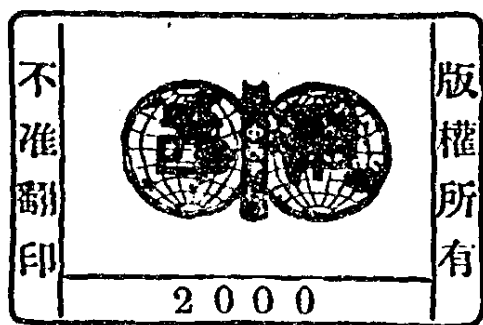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一日出版

才子
尺牘

金聖嘆尺牘

定價大洋八角



編輯者 鐵琴麀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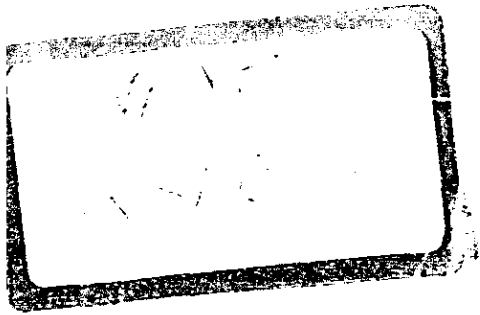
校閱者 吳眠佛

出版者 大通圖書社

發行人 吳毅夫

特約總批發所
上海望平街中市
中西書局總店

各省中西書店代理發售



海 上

印編社書圖通大

行發局書西中

中華民國廿五年九月廿五日收到